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即墨黄　坦叅閱

東溟先生集

疏　　王邦直

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聖治事　恤民十事

東溟先生以明經爲盐山丞上書陳言時政優旨褒答樂朝恐之卒不得究其用惜矣

臣伏讀詔書求言之旨忠藎之心不能自已謹以民情之所不便者條爲十事上塵御覽一曰減賦

役以招流移。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所以古之帝王不廢困窮懷保小民爲此故也臣見今年以來差繁賦重財盡民窮有司無優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擾丁戶已絕尚多額外之徵田土雖荒猶有包攤之累里甲浪費而日不聊生刑罰過嚴而肌無完膚民不能堪往往流移他處以全性命。自一州一縣言之大約流移之民恒居其半。凡此流移之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若不設法以招徠之。豈特民之不得其所而已哉饑寒以迫之於其中。則非心日起。黨與以誘

之於其外則奸謀日深。寇賊奸宄。皆繇此出。臣願
陛下軫念元元。深爲固本之思。輕徭薄賦。禁有司之
侵漁。洗弊除殘。革里甲之科擾。覈荒蕪之田土。而蠲
其稅糧。檢影占之人丁。而均其差役。斯流移之民將
自至矣。至於失迷鄉貫者。則使之附籍。隱匿窩藏者。
則治之以法。盜賊何從而作哉。二曰。實倉廩以備凶
荒。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是儲畜者。誠天下
之大命也。近年以來。倉廩空虛。軍衛惟支折色。而升
合之積全無。有司不積穀石。而預備之倉虛設。若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能免於捐瘠者乎臣謂軍糧之上納者當復其本色屯田之徵收者當取其籽粒至於預備倉之儲蓄尤當多爲設法各處庫藏贓罰宜盡數糴買各官問斷紙贖當取其米粟夫紙贖之取銀實有司之私弊也州縣之所問者多不登報上司之所問者多爲餽送若定爲法制止許取米而不許取銀不惟革各官之侵寇亦以救天下之民命也三曰戒有司以去奢僭　朝廷之所以整齊臣民者法也臣下之所以奉行遵守者亦法也近年以來

法網疎闊。有司放肆。如上司出巡。廪給自有定制也。今則加之以支應。品味竭水陸之珍。蔬果盡南北之異。是其所費者。皆民之財也。如各官乘馬往來。自有定法也。今則皆變之以肩輿。倒班代換。而萬里可行。褁糧迎候。而經旬不已。是其所用者。皆民之力也。一有慶賀。則糜費不經。帳用美錦。字以泥金。玄纁稠疊。食前方丈。何其太也。一有巡遊。則炫燿太甚。旌旗蔽野。士馬如雲。畫韝清笳。金銀錠果。何其驕也。凡若此類。難以悉舉。夫有司之不守法。皆繇御史之不執法

此為拔本之論

也且以乘轎一事言之御史乘馬憲法昭然惟御史在外乘轎所以有司皆僭而御史不能禁也臣謂有司之僭侈當責之御史明之以法制倡之以儉約則有司承風效法自不至於傷財以害民也四曰清驛遞以革冒濫驛遞之設所以遞送使客飛報軍情

國初設法至嚴若在外有司不守成法泛濫給驛者皆處以重罪近年以來冒濫太甚官府之往來不依勘合專用飛牌役使之差遣倚侍衙門惟憑紙票轎或一二十乘損或八九十擡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必

着用馬四五十匹。民財既竭。民力亦疲。通之天下。其不皆然。臣謂當嚴冒濫之禁。制逢迎之罰。其有給與勘合者。祇依勘合應付。原有夫馬之外。一毫不許擅動。其有不當馳驛者。不許輒行牌面。若有私自逢迎彼此一體治罪。廩給之外。不許更用支應。夫馬之外不許更用響器。斯驛遞清而民之財力亦少舒矣。五曰禁勢豪以除暴横。民之窮困。不特繇于有司之侵漁。亦多迫于勢豪之暴横。蓋官豪勢要之家。其堂宇連雲。樓閣冲霄。多奪民之居以爲居也。其田連阡陌

地盡膏腴多奪民之田以爲田也至於子弟恃氣陵人受奸人之投獻山場湖濼奪民利而不敢言當此之時天下財貨皆聚於勢豪之家若不嚴爲禁治小民之害何時而已也臣願　勅命風憲明其法度居宅之有踰制者必沒之官府田土之有侵奪者必散之小民子弟有犯必置於法家人有犯必正其刑嚴投獻之條明窩主之禁斯居官者知所警而民害可漸除矣六曰正仕途以塞奔競人才之得失係治化之盛衰　國初進用人才不拘一途有賢良方正通

經孝廉之科有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訪官員多從保舉不職者則連坐舉主貢舉必令精選匪人者則並罪有司所以士無倖進而官多得人也近年以來專取之於貢舉已爲不足盡人又參之以開納之例名器猥是而可假奔競之習日盛廉靜之風日微臣非謂貢舉之設不足以得人也豪傑之才多出於其間但其法行既久而蠹弊益滋士務必得而奸巧日甚科目之所取者率多記誦之詞而乏涵養之學歲貢之所取者率多老耄之輩而寡材能之士或求題

求講假雲露以栽培或討保討墨結城社而依倚或專事懷挾而關節潛通或惟務請求而苞苴時入至於開納之例尤多鑽刺之徒所以州縣之職多不得人而百姓日益窮困也臣頫

陛下廣求天下務得眞才科目之外更求山林隱逸之人兼重才德而不徒取夫文詞歲貢之中當行鄉舉里選之法先考德行而不徒循夫資格重守令之職宜從保舉其有黨比者立爲連坐之條止開納之例務惜名器已登仕版者擬以閑散之任斯仕途正而奔競之風自息矣

七曰重功績以明考課。書曰明試以功。此虞廷考課之法也。而成周之制。亦視其田野之治否。賢才之用舍。以行慶讓之典。是以我　朝考課之法。稽古定制。專論事蹟。所以官多盡職。而事無不舉也。近年以來。不稽功蹟。專論考語。密封投遞。多假之以行報復之私。暗裝隱微。恒持之以擅威福之柄。風憲不能以自知也。而惟取之於委官。委官不能以自知也。而復憑之於吏卒。毀譽多出於愛憎之口。僞妄率繇於體訪之疎。賄賂可以潛通。賢否竟至淆亂。所以官懷疑愳。

恒肆志於貪求。士務逢迎。多不脩夫職業也。臣謂考察之際。當專論功績。視學較賦役而課夫殿最。驗戶口田野。而定夫幽明。稽庶事於勤惰修廢之間。察民情於苦樂安危之際。無功者不以奸巧獲免。有功者不以質直不容。斯　國家之政事無不舉。而官員之賢否亦在其中矣。八曰愼作養以剔繁冗。治理關於教化。人才係于作養。我　朝作養一事。最爲詳盡。近年以來。學較之政不修。人才之眞難得。師道不立。善學無聞。夫其未用。已既爲害於民。使其乘時。豈不播

莛於衆哉臣謂當嚴其考選其學無成效者則不拘其額數去之而不嫌夫多重其德行其行止有虧者則不論其文章黜之而非過於刻至於教官當揀學行俱優者充之以重夫講習不可徒委之為養老之區虛糜俸祿廩增當選才德出衆者養之以待夫任用夫然則兵才自出而其資於治理者必不淺矣九曰嚴揀練以修武備致治之道則民固當先保治之規則兵尤至急蓋民也者　國家之元氣也兵也者國家之神氣也神氣不充則元氣不固矣我　朝於

武備一事綜理周密遠過前代夫何近年以來山澤草竊屢有潢池之憂夷狄跳梁時爲邊鄙之警其在內也則不能卽捕徒費糧芻以任其滋蔓其在外也則不敢與戰虛其聲勢以聽其自去繇其揀之未精練之未熟是以聞敵之報無不膽寒見敵之形無不股慄兵與將素不相識人與馬素不相閑而欲望其有投石超距之能摧鋒陷陣之勇其可得乎臣謂揀練之法不可不預備之所也其揀之也當黜其病弱汰其疲老選其材能擇其驍勇嚴清勾之法以覈其

籍行招募之令以補其缺務使士皆精銳不至冗食可也其練之也當課其騎射比其戈矛申其告誓習其戰陣賞罰必信以激其忠勇果敢之心紀律必明以變其驕恣悍悖之氣勿徒曰張旗鼓從事虛文可也揀練既精以戰必勝以守必固內可以消寇竊之萌外可以禦夷虜之患豈至於見敵畏縮而氣已先沮哉夫揀練之法不獨可施于軍伍而於土兵亦有所當然者臣以謂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其昌平以東遵化一帶頻年常被虜患合無于山前山後近邊

名言至論鑿鑿不朽

州縣揀其丁壯盡數而籍爲民兵捐其賦役以爲之器械供給量其土田之多者給以馬匹擇有司以領之各於農隙教練武藝無事之日則爲耕稼之民寇至之時則爲行伍之士數十萬之衆可不旬日而集不獨可以外抗強虜而亦可以內衛　京師此其兵農合一即周之伍兩卒旅之法唐之府兵遺意也若倣而行之則耕稼以足食既可以舒餽餉之勞訓練足兵又可以減義勇之役且義勇之所當減者何耶蓋其驕傲難制虛耗費財怯弱無能不經戰陣往來

道路尤多剽掠之徒感念室家豈有固守之志豈若邊鄙之民卯于其敵而父子相需救援寧於居其而邑里相爲保守是非其勇之獨過於人也知其有所不免而有擄掠死亡之憂將以全其親戚而保其室家也若以義勇之所費者而資土著之民亦民心之所樂從也上兵既練客兵獨不可減乎十日振紀綱以勵風俗蓋風俗之美惡關政敎之得失近年以來敎化寢微紀綱日廢風俗繇是大壞自其尤者言士無節義之守而奔競成風吏乏廉靜之操而貪汚日

著上司多喜諂佞而無靡盬之忠下官專事逢迎而忘盡職之義大抵依阿軟熟惟恐招尤緘默圓活以圖保祿非書之所謂靡靡詩之所謂泄泄者乎惟官邪日以愈甚故民風日以愈漓不顧廉恥子弟無孝友之行鄉隣乏賙䘏之仁陵弱暴寡而攘奪之俗成矣奸人逞不軌之謀愚民惑禍福之說風俗之弊若此其所以轉移激勸之機亦惟振其紀綱而已矣所謂紀綱者何也賢否必明勿使賢人在野而不肖者得以倖進也賞罰必公勿使有功者不賞而有罪

者得以倖免也舉行其教化以崇尚節義修明其法度以綜核名實紀綱既振在位之士將盡職救過之不暇在野之民亦畏威安分之不渝矣風俗豈有不厚者乎臣叨掌卑職日覩民艱是以敢竭葵誠冒瀆天聽如果臣言可採乞勑該部詳議施行亦天下小民之幸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奉 旨這所奏多切時弊該部看議來說勿以官卑廢言

序

律呂總敘　律呂

夫樂何爲而作也。本天地之和。以感夫人心者也。今

李李寧先生推其卓識獨悟靈通入微正樂之功不在韓苑洛下就采而錄之太常奏之明堂洋洋盈耳可不謂孔子之徒乎

夫陰陽之氣。一升一降。相摩相蕩。欲已之而不能。於是奮擊之而爲雷霆。潤澤之而爲風雨。推明之而爲日月。往來之而爲寒暑。絪縕煦嫗。和氣薰蒸。品物繇是而亨焉。化育繇是而成焉。樂之道其有加于是者乎。古之聖人。有見於此。因制之以爲樂。形見之於聲容。發揮之於事業。著天地之和。以感人心之和。養其優游平中之德。以消其暴慢淫邪之氣。無非使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以歸於雅正焉而已矣。故易曰雷

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之道可謂觀其深矣稽之上古樂教已興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義之代五運成立甲曆始基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以諧律呂故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始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曰下謀然而其制猶未備也其制之備則始於軒轅黃帝氏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律呂 士 平露堂

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律呂之制既定，則樂有定體，厥後帝王有作，雖樂不相沿，而其度數之同，則未之或改也。故虞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考時月定日，同律，然則其所同者，果何謂也，豈非以其度數而為言耶。故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但其度數之詳，則有不可得而聞者，何耶。或者當時樂經未亡，其度數之詳，人皆習而知之，固無決

於諄諄者乎。是其時尚未有異論也。至經秦火之餘。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三經旣無所考據。異論遂起。故司馬遷律書出焉。律書以黃鍾爲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蘇是而生十一律。則律呂之制益滅裂而不可復聞矣。竊意以黃鍾爲九寸者。必傳聞子九之說而誤也。蓋子午之數俱九。子爲九分。九九之少也。午爲九寸。九之老也。一陽來復而以九寸之老當之可乎。其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疑古樂經之言。蓋律以子午爲經。左五

律各益三分。右五律律各損三分。陰陽贏縮之意也。律以隔八而取應聲故宮徵商羽角五聲。皆是隔八。陰陽倡和之理也。三分自三分。隔八自隔八。若以三分合于隔八。使律呂之制。至於毫忽微塵而不可窮究。豈不失之愈遠矣乎。今以律書黃鍾九寸。上生下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太呂差六分奇。大呂至太簇差三分奇。太簇至夾鍾。差五分奇。夾鍾至姑洗差三分奇姑洗至仲呂差五分奇。仲呂至蕤賓差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差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差四分奇。夷則至南

呂差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差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差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差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今律管之長短其參差不齊若是則節中之氣必不應管而葭莩之管必不飛灰又何以恊時月正日而成歲哉律書既定後世諸儒之言律呂者皆倚律書而推律書既以黃鍾爲九寸其相生至於仲呂之不能復於黃鍾遂謂黃鍾往而不返故京房於仲呂之下添執始以下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夫律有十二古之制也別爲六

十。演爲三百六十。豈不愈謬矣乎。噫樂之不明久矣。自漢以來。旋宮之樂久廢。歷代相承。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唐命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始爲旋宮之制。一依周禮圜丘。以夾鍾爲宮。其樂六變。方澤以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宗廟以黃鍾爲宮。其樂九變。五郊朝賀燕饗。則隨月用律。可謂度越前代矣。但五音損益。須遂時宜。周以木王。故去商調。以金能尅木。故去之也。唐以土王。當用商調而去角調。豈可將木德之儀而施土德之用哉。律呂之制。史未明言。豈亦循用

黃鍾九寸之制耶。宋建隆初用王朴樂。以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律。仁宗景祐二年。又命燕肅李照宋祁同預考按照鑄編鐘一簴。其聲猶高。復用和峴舊樂。夫王朴和峴李照之律。雖有高下弗同。然皆以黃鍾九寸爲法。故無所得也。至於李照言四清聲可去。極爲有理。四清聲。自晉以來已有之。蓋以黃鍾爲九寸。其黃鍾大呂太簇夾鍾管長聲不協和。易至奪倫。故半其律。謂之淸聲。亦曰子聲非古之制也。故梁寅曰。杜佑正律之外。有子聲。是不

察計律爲鍾之意。蔡氏十二律。皆有半聲。蓋踵佑之失也。是譏子聲半聲之非也。元豐間。又詔范鎮等詳定大樂。故司馬光范鎮之論。往復數萬言。大約其說有二。鎮主蜀人房庶之說。欲以律生尺。司馬光之說則以尺生律。反覆諸家之說。不過泥於黃鍾九寸之誤承舛襲訛。莫覺其非。故西山蔡氏。折衷衆論。以著律呂新書。歷十二辰。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綠分毫析。巧若天成。其爲書非不精妙也。但以黃鍾爲九寸。其損益相生之謬。變律半律之非。以之和

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是漢唐以降之律呂。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至我　朝李文利纠蔡氏之失。以著律呂元聲。以黃鍾爲三寸九分而生十一律。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升降清濁。參協陰陽。其所見非不卓然也。但其以左律爲右律。其六九升陽之訛。十二月筩之謬。是一人臆見之律呂。亦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夫黃鍾本三寸九分。則宮聲最清。故爲君。商聲次清。故爲臣。角在清濁之間。故屬之民。自漢而下。皆以黃鍾爲九寸。若黃鍾爲宮。則固無不順矣。若

以他律爲宮。則是以最濁爲君。其臣與民反尊於君。則禮義乖矣。人道廢矣。天道逆矣。其所奏莫非陵上之音。反位而亂倫者也。何望其移風易俗。感格天人者哉。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皆繇於此也。然則聖人之制作。豈終不可得而見耶。蓋律呂之度數雖亡。其散見於諸書。猶有存者。顧諸儒之弗察耳。黃鍾三寸九分。呂氏春秋志之矣。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周禮載之矣。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呂三十六。律四十二。合之七

十有八或還或否。黃鍾之數立焉。楊子太玄詳之矣。其見於制作。黃鍾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有唐史可考也。其存於度數。𣝣氏爲𫗭聲。中黃鍾之宮。與鳧氏黃鍾之鍾合。其爲量皆六斗四升。有攷工記可稽也。其方位之數。即洛書之數。是以洛書爲之體也。其相生之數。即河圖之數。是以河圖爲之用也。縱數七百二十九。楊子雲得之以爲太

玄者此也。積數六千五百六十一。蔡九峰得之以爲洪範皇極者此也。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其經緯之義。卽易之陰陽消長之機。陰南陽北。迭爲消長。其清濁之用。卽樂記清濁迭經之理。本先天圓圖。以序卦氣之運。本先天方圖以盡聲卦之變。其候氣也則正之以中星。參之以晷影。考之以日月之會。以符其飛灰之節。其應曆也。則取之以中氣。驗之以物候。稽之以氣朔閏餘之數。以合其周天之度。其應五氣。則本之於素問。其應入風。則參之以後天。五音六律。十二管

還相爲宮取禮運還相爲宮之法宮商角徵羽五聲本人聲而正之以律本虞書依永和聲之義以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淸濁之次以宮徵商羽角爲五聲相生之次本朱子儀禮之疏也一均至調一調七聲聲用二變庭奏以律升歌以呂調用雙聲本李氏元聲之說也至於二舞之容則本周禮大舞小舞之制宋史文舞武舞之節若趙愼言方色之論李太常周舞之節韓邦奇虞舞之圖亦未嘗不兼考之矣其八音之器則本鳧氏之鍾制磬人之磬制若韗人皐陶之

度陳暘八音之論李氏吹孔之法亦未嘗不兼取之矣律爲萬事之根本可以審度可以嘉量可以平衡度則本於司馬光所定兼累之以上黨之黍符之以三體淳化之錢而度無不定矣量以周鬴爲法衡以漢制爲法其容受銖兩亦皆參之以秬黍而量衡無不定矣臣愛律呂之失傳傷諸儒之傳會故不憚勞苦竭力研窮幾二十年乃敢會衆說而折衷之分爲六十餘卷欲獻之當宁儻有可采以爲大樂之助庶千載之謬可革而往聖之絕學不患於無繼矣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存標子建　參閱

趙恭襄文集

疏

　　　　　　　　　　　　趙炳然

題爲條陳邊務以俾安攘事

臣等奉　命查盤、徧歷諸塞、諦觀形勢、博訪邊情、切見宣大山西、密邇　京畿、三鎮邊墻、二千餘里、洪原

大陸為虜要衝俱非易守之地加之繕治不崇經畧未盡又無可守之資以致獷賊橫行深犯肆掠人畜漸廣醜類實繁夫地利人力我無可恃日增月盛彼且方張所以慮患憑凌邊備孔棘 國家要務莫此為先治世殷憂宜大為最仰賴 皇上睿神安攘布昭威德賞罰不遺遠近鼓舞是以邊臣竭謀將士宣力近已遏劉剉彼驕勢中外臣民所共忻戴者也但禦戎之道修其在我兵家之法貴于有待臣以見聞所及揆之當今事勢有戰守之功而未修其實得將

士之力而未固其心若不亟爲整飭加意運籌臣恐
顏之可爲于○也
以我未實之邊應彼猖獗之勢驕胡肆寇其禍且長
不能不屢　皇上宵旰之憂也臣愚昧敢爲　皇
上陳之且諸邊將士按營遠跳不戰久矣去冬戮力
于鳳皇山今秋効死于鵓鴿峪有能爲　皇上戰者
然求其實必屯養精鋭披執堅利驅策膽壯而後可
以言戰臣見鎮屯兵尚多老弱勇可折禦十不二三
馬匹尫羸連羣骨立器械未備擐甲徒行如是而言
戰此臣等不能無憂也頻年寇犯如蹈坦途不守久

矣今秋已遏于鈇裹門又遏于弘賜堡有能爲　皇
上守者然求其實必崇垣堅壁高堡深池防戍之力
足以勝衆而後可以言守臣見宣大壕淺墻卑畫地
議守楷形孑立風雨饑寒晝夜無弊即其平時已無
固志不幸臨敵非死則逃如是而言守此臣等不能
無憂也且將士有餘力而後有闘志有闘志而後有
戰功向來邊士誘于衆寡强驕弱惰積弊有年茲能
所向成功徵調畢集可謂能以力報　皇上矣然必
養足以恤其私而後志足以倡其勇今諸邊粮餉在

在鈌乏終歲關支俱是折色壹月米價止足旬餘朝夕一身且有不贍妻孥俯仰寄命何資夫即平時饑餒之卒責一旦効力之忠揆諸情理勢有未能此臣不能無憂也仰荷　皇上簡任邊臣頻給　內帑即今諸務漸次修舉但各邊諸臣猶有將可變通而或牽于法勢當易置而或窘于財夫財用不至于充足委任不得其便宜雖文如韓范武如頗牧亦豈能爲
皇上將　天威滅醜虜哉臣等職司耳目患切腹心毋于查理根究弊源謹條爲十二事冒昧上陳然此

不過習見常談，原非奇謀遠計，但雖經衆論，而未見于行，或已施行，而未底于効，是以臣等擇其有益邊情允符羣議者，乃敢摭拾末議，輒爲此請，伏乞 勅下該部，酌量可否，次第舉行。

計開

一集羣才，以弘大業，臣惟方今邊方武臣，自守備以上，平時練兵講武，有事抗敵設奇，文臣自守令以上，賊至保境完城，賊去撫殘恤瘵，其他常職，兩不與焉，比之內地諸臣，其責又當十倍，固宜謀勇蓋世，才畧

兼資極選時名猶懼弗克也臣等于三鎮人才極常留意其間稱任間亦有之然武臣柔懦無恥文臣之內調蕑濁流此輩居常守靜猶懼不可而乃置之此地豈不僨哉伏願　皇上勅下部議即行各鎮總督撫按等官武臣自參遊以下至于守備文臣自守巡以下至于守令以至管糧通判儲積攸司出納之間關係尤重通為精選拔擢某也可任某也可更某也可降某也可罷務協衆論一循至公明白指實疏名上請再乞　勅下部議可任久之可更調之可降處

之可罷黜之諸所之員缺必擇附近省分武臣于壯
年英銳文臣于進士舉人曾經冊按保荐考語才智
謀勇操守俱優并地方相宜者早爲陞調勒限前來
庶幾大小同心文武共濟常變素具機會相符戰守
皆宜軍民有賴其于 國家所益多矣然邊方員缺
衆意未歆一遇陞遷若徃遣謫如此立法欲屈羣材
氣類相違恐亦難矣葢爵賞者所以奔走豪傑者也
夫惟 廟堂之上一念優崇非建邊功不受上賞非
然人情狃不以彼易此
歷邊宦不列華階 陛下重之孰不榮之 陛下衆

之孰不趨之。用非常之人。以收非常之功。乎胡不足爲也

一節浮費以經財用。臣惟治邊之道。莫要于理財。理財之法。莫先于節用。夫生之者有時。而靡之者亡度。諸邊財力。何得不屈。臣等訪得先年烽壁不作。農業以時。三邊之內。俱爲屯地。鹽行挽輸。各省歲運又皆本色。內無擺邊之耗。外無征調之需。當時諸臣。身先節儉。故府庫贏餘。可供十歲。邇年以來。醜虜族繁。侵凌頻數。邊地荒壤。農作輒毋違時。沿邊增置。召募漸廣。

調集戍守供億歲多加之當事諸臣間不體國一切用度恣意虛縻柴燭調和歲過千兩宴會紙劄更加幾倍官員遷轉折給車夫公差往來濫與路費多者或至數百金少者不下十餘兩其他賞犒莫可數計因而挪移軍需律之以法俱非入已之贓裁之以義盡是不經之費臣等雖嘗切齒徒爲寒心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各鎮巡撫管糧等官各要撙節供應厚給士卒除引米課程聊足公用不致廢禮外此中一應錢糧查照舊規正支正用如養廉餘地等項歸之

月糧椿朋秋青等項歸之馬匹火丁料銀等項歸之局造小脚蓆皮等項歸之倉廒仍要彼此崇尚節儉身先士卒倘有仍前肆行那用雖係支銷得以法論如此則公私有羸餘之積士卒和而蓄儲可裕矣

一召降人以孤虜勢臣惟輕生喜鬪雖則蠻夷之形而鳥合鴟張實藉華人之用臣等從事宣大自春徂秋每遇降人虛心款問所接益衆所聞益詳其言虜地太半吾人又聞擇我華人住虜年久身有妻孥者潛入內城作爲奸細若欲南犯又擇華人精壯者先

鋒幼小者牽馬及至堡下盡呼富民之名數之曰與我買賣我貰汝堡不者合力攻之是以一堡之内大小驚惶富者捐財貧者給草如就熟路如責鄉人此皆邊城黎庶與虜爲用豈不大可憂哉臣等詳求其故亦有繇然前此邊城大爲欺罔一遇降人盡被屠戮頭充首級馬入私囊官攘其功軍分其利萬一得命馬無所有下無所依上無所惜慘毒剥害控訴無門遂使華人南向飲泣至邊而返有往無歸夫豈不念族黨不戀故鄉也蓋在虜或生歸來必死就背捐

生以赴必死之地哉近來招撫或有留情然不過聽其自來僅得不死招來大令猶未舉行蓋沿邊殺降積威所劫脫今解網誰則信之又况消息不聞通事不到降人有限留彼無窮且臣等所審降人言尤可信其稱某虜會某月南侵所入道途頭目多寡按諸已然如執左券至于軍人爪探未敢過邊所報邊情率多影嚮較之降人眞僞迥別為今之計伏願 皇上勅下該部轉行總督及撫按諸臣自今以後凡未聞大舉未經對敵而通事家丁邊軍墩卒陳報首級

者必係殺降審究得實即將前犯梟首原墩張掛示衆其餘邉墻隘口徧列招降大旗上書有能虜中走回者無論罪迯搶入不但免其罪仍復其身有能身騎數馬仍帶數人走回者馬各全給為首者從重犒賞有能取得酋長首級者與以不貲之賞晉以越級之階仍多作叚絹紅黃小旗盡將招降之情明白大書其上或募捷卒通事或賂豪狹刺客或遇燒荒之時或有搗巢之會深入境外逼近虜營即將前旗徧揷要會彼虜惟貪彩色不諳漢書一時流傳徧于沙

亦足以攜虜

漠解思歸之士。塞毡裘之心。則是斷其牙爪。剪其羽翼。此亦反間之計也。若其來降願回者厚遣之。有馬者貴易之。無歸者恤存之。有功者信賞之。首級者重官之。其中有能洞識賊狀。出入虜營者。破格任用。隨材器使。則以中國之人。用强胡之技。一降而虜勢瓦解。一舉而衆利交并。其或爲之無功。招之不應。臣謂其決無是理也。

一分駐剳以便整飭。臣惟折衝禦侮。陷陣摧堅者。武將之任。整飭兵馬。稽察錢粮者。文臣之責。故沿邊守

臣各有重寄職務匪輕但舊規駐劄俱在鎮城且邊方烽警不時故數年巡歷未徧每遇擺邊防秋進受方畧孰肯時巡塞上躬自運籌以致將領士卒兵馬錢糧率多廢弛屢年失事厥有所繇今秋臣等近見諸邊守臣痛懲宿弊駐劄極邊所以將士用力防守有備醜虜數犯所在驅出但未題有事例誠恐遵行不久且宣大二鎮西北兩路地平無險爲虜要衝若宣府之右衛懷安大同之陽和右衛等處俱爲要地各有重兵守巡等官相應駐劄協同參遊修飭武備

督率通判調度軍儲。委于各邊所裨不淺。伏乞　勑下該部轉行總督撫按會議兩鎮衝要城堡。如陽和右衛等處。將各守巡分定。駐劄冬春二季。常川巡歷催督錢粮。稽察奸弊。其兩鎮巡撫防秋之時。亦如總督今秋見駐陽和事例。各行量度要地駐劄整飭。不許久住鎮城。遥度順指。如此則上下同體將士作忠義之心。彼此相維。而兵食免廢墜之患矣。

一時官糴以握利權。臣惟理財實經國之要。利權又理財之機。利權在上。則操運重輕。得以通變。而貨泉

流沛。自無匱竭。故我　朝鹽法錢鈔。著在令甲。正以握利權。經重　國計也。但法因久弊。政以時殊。大利之權。下得操上。且如鹽法原以引目。飛挽實邊。今則弊于餘鹽之重。壞于守支之難。遂使良法。竟成故事。諸邊開種。承納無商。雖嘗減價均搭。多係强勒承認。宣大鹽糧。十止完五。三關引目。數年不行。鹽法利權。廢墜日久。諸邊缺乏之職。此之繇。至于召買。則勢豪賈。各挾重貲。徧散屯村。預行收買。小家已責青苗。不得私糴。大家乘時廣糴。閉糶牟勢。遂使利源先已閉

塞。及至歲運到邊。將行召買。非舊商不召。非厚價不承。推調遷延。勢難盡強。恐失邊計。增價覓商。又將利派復行遏阻夫鹽法不能飛挽召買。必賴諸商。加之官吏不才。侵潤籠絡。拖欠挿和。莫敢誰何。以致 內帑頻發。邊餉不充。訪求其弊。利權不操耳。伏乞 勅下該部會議鹽法。務復舊規。令納本色。至于召買。須前一年。多給粮價。訪古常平之法。大為開糴。或委廉能之官。兩平市易。相地宜以儲積。設方畧以挽輸。務俾各邊芻餉不必全倚諸商如此利權歸上。奸商無

壟斷之心。市價可平。邊用免虛耗之費矣。

一給印信以便稽查。臣惟錢粮支銷以文卷為據。而文卷稽考以印信為憑。是文卷所以示遠。而印信將以防奸者也。况邊方出納之會。而錢粮奸弊之藪乎。臣等看得宣大二鎮。主客錢粮。總以部官巡守。分以五路通判。而通判者召商給價。監守徵收。所係最重者也。但未給印信。止用私鈐。卷宗無據。莫可稽查。雖有關防。難辨真僞。至于修邊築堡等項錢粮俱係巡撫徑自委官。而沿邊城堡。亦多無印。職等吊查文卷。

多係白紙。原委人員。事故不在。雖有年月花名。工程次第。有無眞偽。難以得知。及至沿邊查勘。欲行計工估費。俱云年久。間多坍塌。索之卷宗。則茫無可憑。求之各邊。則頹然餘跡。至于按伏等項。其弊尤甚。但云潛匿險要。止恃勘合關支。及至按地詢訪。又多年久無據。職等雖竭盡餘忠。嚴爲磨勘。未能盡發虛冒。以至奸欺。此皆未給印信。文卷不眞之故耳。伏乞 勑下該部查議。將五路通判。沿邊有官無印城堡。行令鑄給關防印信。其五路召買收放。一應錢糧。俱要明

立文案用印鈐記其修邊築墩委官亦要協同附近城堡該路通判有印官員計人驗工支銷錢糧一應卷簿互相印記其案伏官兵雖是潛形匿影亦必多在內邊相近地方豈無城堡經過處所有印信務使掛號眼同關文支用各立文案以備吊查如有情弊俱得查出如此則監臨者衆而積弊銷清印信可憑而支銷自允矣

一復草場以廣馬政臣惟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計在馬沿邊之馬政舊有良規既給芻糗各有贍田凡

週城堡水草腴地。立有經界。僉爲草場。放牧有時。圍捎有法。所以閑適馴馭。自成雲錦。但積弊已深。良法盡廢。俵兌寄養。飼秩不充。俱非印烙膘息。各鎭朋買樂于減價。又多矮小駑品。加之沿邊空乏。草束半爲柴薪。豆料多充人腹。而養贍地土。盡行典賣。所在草場。俱皆開墾。官豪勢要。兼并力耕。有馬軍人。不得牧放以致各營官軍。騎操馬匹。膘壯者十無二三。加之私行馱物。雇倩坐騎。皮破脊穿。骨高毛脫。平時驅策。尤不能前。一遇折衝。何能追逐。但逢戰陣。自多倒失。

况士利無馬。得免驅馳。百計中傷。十去四五。故本色馬價。歲加給發。而行伍征操。全無實用。諸邊之弊。莫此爲急。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巡撫。多方收牧馬匹。設法點驗草料。其宜大草場贍地。盡數查出。給與有馬軍人。蓄草牧放。耕種養贍。不許官豪勢要。强占盜賣。該申律例。嚴行禁約。至于操備馬匹。倒死者。仍要馬步相兼。不得聽伊買後。若有故將壯馬。私行傷害。從重究問。懲以軍法。如此。則牧養有資。而膘壯可必。馬匹不耗。而征戰有需矣。

一議廣漕以充邊餉。臣惟宣大地方。出產有限。兩鎮兵馬。支用無窮。加之寒鹵之區。禾黍不茂。肆塞之地挽運爲難。即其豐稔。亦止僅足屯農。若復凶荒。盡皆仰給關內。生齒日繁。儲蓄無備。且各省輸運。俱係折色。頻歲虜殘。不得耕種。以至米價騰貴。士卒常饑。若不議廣漕運。終于邊餉不充。即如今春運米數十萬石。士卒有賴。防守無虞。故頻給帑銀不如歲運倉米臣反復思惟延訪議處。各省本色既不能復水陸漕運自當講求。宣府逼近京師。猶可陸挽。大同地理險

遠。車運爲難。切見桑乾一河。發源馬邑直經大同。東過保安州。南抵蘆溝橋。澄澈泓流可通舟楫。訪之父老。皆云先年俱放木筏。惟有地名黑龍灘數處。石大水險。然木筏未嘗有阻。但北方之人不善舟水而諸商射利。陰欲阻撓以致邊臣將議修通。輒自停止。職愚竊計做壩堰之法。役四川善水之人。秋春二季。水平之時。小舟載運。必能有濟。即如通惠一河。議建有年。近始開濬。此固天地之利。有待今日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從長議處。將年例銀兩。截留十分之三。每

年陸運大倉之米數十萬石直至兩鎮查收米價不貲照舊給與仍選差才識明敏能幹部官一員自瀘河之口溯流踏勘直至馬邑多方採訪詳為講求或節行運撥或量為疏通勘議明實修開漕河如此則水陸並運而糗糒自多兵馬有資而邊圉自固矣

一嚴追徵以徵逋負臣惟戎馬甲士芻餉是需絕徼寒陬物產脊薄飛挽之政廢閣不行召買之法為弊滋甚詭名無賴挾勢占窩侵潤營求派撥善地間有留心邊計懼耗軍儲者必欲殷實舊商同行保認以

致小商不得徑認大商坐索保錢價未及領利已先散及至上納管粮官員倉場人役計其所認多寡以爲分例輕重原報數目止完一半包垛插和其弊百端上下相沿恬不介意巡按查盤皆云近年拖欠京差磨勘止供不應未完經收官攢事故去任監追商犯多是替身遷延日久視爲故事一人而詭名數處一身而拖欠數多前未完納後復承認倩重罪輕弊深法弛歲運若干錢粮未得一半實用邊儲虧省莫甚于茲若此痼弊不行議革徒以帑藏有限之財濫

應諸商無窮之耗。欲得實邊。萬無是理。伏乞　勅下該部。行令各邊管糧衙門。凡遇召買。革去占窩等弊。議行搶納之法。其節年拖欠。名係侵欺。雖該臣等議罪題　請。但所侵錢糧。其數不少。務行巡按根究追完。不得如前視爲故事。仍乞該部議　請條例鹽引銀易。列爲差等。各立期限。違限不完者。定擬何罪。從重議擬。務要各邊奉行遵守。如此則奸商無繇而侵盜。儲畜不致于虧省。邊備可實。兵馬藉之矣。

一任總督。以便運籌。臣惟宣大偏保四鎮地方。切近

京師寔爲要地雖提督軍務各有專官然休戚不關
事權各異所以更設堂卿總督四鎮正欲合縱連橫
萃渙專一同成攘外之績共奏捍內之休較之三邊
兩廣所係更重者也奈增置不久勢權未一或事當
關白各鎮徑行或兵馬調發自行　請允以致權不
勝任位徒虛擁節年邊患厥有所聞此宜重任者也
且往時總督止專兵馬近來事例兼錢粮四鎮各邊
文移雜遝一人批答晝夜不遑況係部堂大臣不當
復親細事查得先年各有贊畫甚是事體但部官體

統督率未便。若竟裁革。似因咽廢食。況三邊有固原兵備。兩廣有梧州守巡。似應增置官員者也。至于總督之職。即古帥臣。文武兼該。親督戰陣。向來總督不肯認事。每遇虜至。輒自嬰城。將士効尤。頻年玩寇。若使總督所在。有兵二枝。盡心團練。則風聲鼓舞。諸鎮振揚。督戰征催。何往不折。輯近禦遠。裨益良多。但四鎮兵馬。各有專官。平時不得調操。有事各行遣發。名爲總督。祗事虛文。似應增兵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議處。查照三邊兩廣之例。申明總督之寄。凡四鎮巡

撫事干兵馬務要會同不得彼此執拘各自徑行仍將贊畫等官查照三邊事例專設兵備一員駐劄陽和贊理邊務俾得盡心籌運總督駐劄處所許得專操兵馬一二枝或于四鎮各調一千或將河南山東民壯量其多寡減追工食解赴總督就便召募通得常爲團練隨行督軍如此則才能盡于專任兵自振于有本虜患可平疆埸永謐矣

一均賞罰以作敵愾臣惟勸懲有道途人可爲强兵賞罰失宜父兄莫令子弟此固治馭大權尤是兵家

要務。今損折士卒。主將即坐失機。將領欲難士卒。不聞重治。所以將權漸輕。士勢偏重。遇敵不戰。祇保全軍。或有忠勇敢先。多爲衆士撓阻。以致將士二心。各相畏避。此罰之不均者也。至于主客兵馬。同于防秋犒賞之恩。似當均及。今客兵赴調。芻餉俱充。內地伏屯。休養自别。不似主兵。月粮不足。晝夜擺邊。困饑寒相去遠甚。况一旦臨敵。主兵衝鋒。遠蹤按營。客兵故態。即有緩急。多不相援。夫主客之形既異。勞逸之勢又殊。休養不均。旣已失其志。賞賚同給。猶或結其心。

令乃于無益之客兵特加厚犒而于盡力之守戍僅止薄施此賞之失均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撫鎮議定條格特爲申明務要隊伍將士生衆同心利害相倚失軍者自有律例失將者罪亦重擬不得如前輕重士卒至于主客之兵必須合勢併力不許自分彼此坐視不救其應支月粮同爲處給不得主獨缺不時賞賜亦乞大賚不致偏重客兵如此則防守有備矣

一專委任以責久效臣惟用賢之道專任爲先而治

效之成、久任乃著、捨是欲事功之成、勢有所不能也、臣等竊見地方久廢法度、中國長技盡屬彌文、奸細前來。備見虛實、驕胡肆志、侵犯不時、豈虜之強、我兵為弱。豈虜之詐、我計則疎、若非付托得人。責專任久。竊恐一有沮撓。衆業俱隳、少有轉遷、前功不竟。甚非計之得也。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察其總督。撫鎮之臣。若有不肖。必賜速處。果能才兼文武。智盡謀猷者。懇乞轉行諸臣、毋事延求。及時料理。某堡可設。某墻可增。某官可添。某兵可益。某為要衝。可容也而失

之疎。某為無益可減也而失之贅。糧芻何以克裕。士馬何以精強。術藝何以熟閑。器械何以堅利。保甲何以有備。易買何以無奸。烽探何以益明。屯田何以漸闢。軍威何以大振。賞罰何以勸懲。與夫戰守之宜。機微之會。使之盡其才識。展其猷為。處置一翻。條陳上請。此則肯綮之論。對症之方也。與遙度臆想。功用之係。豈不大相遠哉。伏望 皇上俯從其議。採擇施行。若夫事體重大。請自 聖裁。或者機會可投。便宜處置其他一切細故許之徑自圖為仍乞假以歲時

不及近利。苟能三載六載外恬內嬉者。即係上功。大晉爵秩。倘或微勞偉績。亦得異數勸酬。不得驟遷。以便規避。則法久自信。功久自成。恩久自孚。威久自著。昔唐虞之際。三考庶績咸熙。余靖之帥。十年威被異域。此其明驗也。苟或辱國玩師。養寇敗事。有孤委任。非抑何詞。此則 命將之體。責成之道。而 王逸臣勞之義。不有係于此哉

海防兵糧疏

臣惟成可大之業者。固在于用人。立可久之規者尤

在于守法、蓋有人非法無據。有法非人不行。以人行法。事之所以永濟也。臣自抵任以來、咨詢旣竭、寢食靡遑、謹將防海事宜、條爲八事、上請　聖明採擇焉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如果可行、懇惟申飭、令臣督責司道將領軍衛有司文武等官、着實舉行、有不用命者、聽臣參劾、此可以奏目前之安、而爲有備之筭、亦一策也、若夫求安攘之大計、立永久之弘規、則棟任守令、而責以民兵保甲之法、整頓衛所、而責以軍兵戰守之宜、破修　祖制、內而沿海鱗次之兵。外而

出洋戰船之制。江之南北。浙與閩廣。各選一大將以統其權。擇數偏裨以專其地。隱然常山之蛇勢。仍行各省撫按等官。因邊以計兵。因兵以計食。允矣戰守之鴻圖。伏惟　皇上下之兵部。酌擇。東南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定兵額。臣惟將貴專謀。兵尚服習。欲觀號令之有紀。必須綱紀之素明。浙江之兵。原係募用土人。並非衛所尺籍。所用頭目。或名把總。或名千總。或名哨

官隊長。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總不必同于千總。千總不必多于哨官。權齊心眞。似無體統。臣督同三司各道及總𠫭等官。會議兵領。除水兵因船之大小。布港之衝僻。祗應出哨按伏打截。不在營伍之例外。其于陸兵。倣古什伍之制。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外立什長一名。三什爲隊。外立隊長一名。三隊爲哨。外立哨官一員。五哨爲總。外立把總一員。五總爲營。俱屬主將一員。與高標旗纛。哨探健步書醫家丁等役。俱統領之。舉一營而各營

無不同也畢一總一哨一隊而各總哨隊無弗同也非但虛數難容錢糧有紀如是而以上臨下以卑承尊名分定而號令行矣

二曰振軍伍臣惟民出賦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今之軍皆食民者也然寇變之來不惟不能衛民每借（守城者皆民也兵則徒爲蔭耳）民以爲城守之助是養軍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禦賊者民也保民者又民也積弊已久殊失設軍之意矣臣督行二司清軍及都司操捕等官通將所屬衛所選委廉幹府佐官員親詣吊查卷冊備將實在軍

丁。除屯運外。不分正餘清出。挑選正軍。老弱者就以本戶壯丁頂替。逃亡絕戶者。即擬隣近餘丁抵補。編成行伍。造冊在官。仍選任智謀掌印操捕等官。加意撫恤、不時操練。一面將各逃軍行原籍勾解、屯根行所司追給、至于買閑占役差遣跟官等弊通行嚴革、目前雖未敢遽謂可用、而從此練成。與招募客兵表裏戰守。則主兵日充。主威日振。將來客兵可以漸減。衛所不有所賴耶。

三曰練民兵。臣惟民壯弓兵之設、本為防捕盜賊、盤

詰奸細而無軍州縣尤賴以備禦者也近雖半追工食以資募兵之餉然存留者不少各該官司或以之跟用役使或以迎送勾攝至遇編徑聽憑棍徒包當曾無選練實用徒爲衙門市棍之藪矣玆者盜賊横

王文成每以民壯成功乃知推人所用耳

生不止外寇合將民壯弓兵務選精健應役責成該掌印巡捕等官以時操練習熟武藝遇警協助軍兵並力戰守有功之日各該官司並行獎勸各役重加犒賞如有縱盜殃民通行懲戒果能練成非但擒捕盜賊即使大寇突來而捍禦有具一役之練一役之

利也郡邑不有所賴耶

四曰立保甲臣惟浙江地方在邊海則有倭寇在內地則有盜賊在河港則有鹽徒在山僻則有礦徒中間外作嚮導姦細內為接濟窩家往往有之若非申嚴保甲之法以譏察恐無以弭盜合行守巡兵海等道通查各府州縣城市鄉村每十家編為一甲選一甲長每十甲編為一保選一保長平居責令互相譏察不許出外非為及容留歹人併有窩隱不舉者一家犯罪九家連坐甲長犯罪保長連坐仍令各甲

置辦隨便器械。一家有警。甲長鳴鑼。九家齊應。如賊勢重大。保長鳴鑼。九甲齊應。一保鳴鑼。各保齊應。有不出救應者。許被盜之家。告官或訪出。通行治罪。其山海之間。大族巨姓。自相連合。力能拒寇。各保身家者。仍立族長。平居有警。亦照保甲之法。有功者各與官兵同賞。不救者亦與失事同罰。但不許令其出官打卯。送迎勾追勞費等事。如此非但足以譏察內姦。亦可以防禦外盜。一方之行。一方之利也。村落不有所賴耶。

五曰明職掌。臣惟浙江一省，設六把總，以分領水兵。四叅將以分領陸兵。又設一總兵以兼統水陸。練兵防禦，各有專責。曩因海洋有警，總叅等官，統駕兵船下海，恐難分兵應陸，即以陸兵付諸海兵，各道管理，固一時權宜之處也。然各道之在地方，勢權爲重。而選練稽察，與夫錢粮，尤爲至要，事固不可不假于各道耳。臣恐遇警之時，衝鋒破敵，又將官之事，各有定分也。今後總叅官員，各照原分信地，用心防守。各道則選兵稽弊，調度錢粮外。其居常將官操練，該道閱

視遇敵將官攻剿該道監督不拘水陸悉照遵行其臨敵功罪則以將官為重平時修舉則以該道為重使文武共濟不得互諉及照省城防守管操都司等官于水利道設兵一營一例而行庶職掌分明而常變有託戎務賴以振揚矣

六曰分統轄臣惟任將所以專事分地所以責成今原設鎮守總兵官一員住劄于浙江定海以統浙直水兵協守副總兵一員住劄于直隸金山以統浙直陸兵此總督節制時事也今總督已奉　明旨革去

則浙直爲二鎭矣伏望　勅下該部議擬合無將總兵副總兵官各照信地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直隸各總理水陸兵務如浙直鄰界水陸有警亦照廵撫事例俱要互相策應勿分彼此如有推諉觀望者聽臣等與該廵按御史糸究庶乎事有專責兵有專統旣不失共濟之意又可免牽制之虞矣七曰嚴哨應臣惟浙江海防分布水陸兵已有定矣然哨探者三軍之耳目而策應者一身之手足也但各該將領官員平時而不先哨報遇警而不相策應

誠恐外寇突來何以猝應合行令海兵等道監督叅總等官務要陸兵守險水兵出洋嚴行哨探互相傳報必使水兵在洋遇賊邀擊不令近岸縱有近岸陸兵堵截不令輒登即若登犯併力夾擊不令流突又或奔逃下海水兵仍行截殺不得搶船脫去若或賊登岸而水兵不知賊燒刼而陸兵纔覺以致賊合勢甚用我嚮導得我地形是哨探之不明傳報之不速防剿之不力策應之不前罪將何辭失事官兵先拏處治將領嚴行叅究

八曰公賞罰、東南自倭患以來、刑賞之間、屢經諸臣之所建白、本兵之所議覆、賞申五等、罰重臨陣。可謂明且備矣。臣尤有說者。蓋運籌決勝。主將之能也。銜鋒破敵。偏裨之任也。今之將領、退縮逗遛。厥罰獨重矣而戰勝攻取。厥賞可不獨優也耶。其在督撫諸臣、會計兵粮。預謀戰守。責固惟均。而率三軍蹈白刃。履危冒險所不與也。以此較彼。分自有間、而功罪自不能以相同夫惟不同、則公論能明。而趨避莫售矣。今之論賞督撫與主帥同、是故有希功而捏報者矣。今

之議罰。督撫與主帥同。是故有掩罪而扶同者。又或功成于部下。而主帥不以明罪始于頭領。而主帥不能正。皆非利害相關。而指臂與心。氣之所以不貫也。今後如有僨事敗軍。將領之責。視文臣固嚴。而論功錄勞。文臣之賞。視將領貴薄。其在部下。尤當賞不遺賤。罰必自始。庶法典至明。人心可勸。伏乞聖裁

為披瀝愚衷備陳末議以飭戎務事　戎務

臣惟國之大事在戎。孔子所慎在戰。自古帝王安定天下。未有不以克詰戎兵為至要者也。恭惟皇上

應運中興、聖神文武、擢臣以尚書之職、授臣以京營協理之司、切念營中要務、節目固多、而綱領之大、不過曰選將練兵也、足食備器、修馬政而查役占也、革奸弊而明賞罰也、臣數月以來、徧訪羣謀、備閱往牒、于斯八者、諸臣屢言之、兵部屢覆之、見其于選將也、則用慣戰之　邊才。罷積弱之庸帥、于練兵也、合操以習營陣、分操以習技能、于足食也、糧草按月放支口糧、防秋加給、于器械也、車兵爲之列營、則銃爲之攻擊、議修馬政、則月有查比、而歲有叅究、議查役占。

則冊有開報而營有抽點議革奸弊則將領淸扣而巡視稽察議明賞罰則一年小閱而三年大閱宏綱要領可謂畢舉之矣今日之事臣惟與當事諸臣以一誠行之而不爲虛文耳謹條爲七事上塵　睿覽

計開

一曰議營陣以定操演臣見今之合操不過列以方陣開以四門外爲裝塘內爲衝敵一出而三叠能事畢矣問之分合變化未講也即一營而十二總馬步多寡不一也什伍左右不定也況合二營而爲偶與

列之而爲三、再合之而爲伍、爲八乎、以之營操似矣、用之臨敵其能整乎、臣願于營中擇選將之曾經戰陣者非敢遽以古人、如諸葛之八陣、李靖之五花、始自今方陣三疊法、但要開闔變化、進退周旋、隨機應用、什伍隊哨有定規、左右前後有定次、舉一營而十二總、馬步什伍器械同也、合二三營四五營、而馬步什伍器械無弗同也、自易而難、自簡而繁、久久服習、則目熟旌旗、耳熟金鼓、手熟擊刺、足熟步武、呼吸變化動中機宜斯誠節制之師、奇正分合、井井有條、自

然臨敵而不亂矣。臣又見今之外操演銃。每軍止放一銃。豈能習熟。演射雖用四矢。止于五十步。豈能習遠。所設銀牌。每重三錢。豈能可繼。臣願習銃。加以三發。把仍其舊。而銀牌易以一錢。習射展以八十步。亦以三矢。把准銃式。銀牌亦以一錢。葢銃三發則教法可盡。射八十步。則巧力俱全。賞牌俱以一錢。雖久而可繼矣。恐說者謂三銃多費彈藥。不知省費技生。反致徒費。欲精技藝。當不惜此。

二曰練步技以全戰兵。臣惟醜虜所恃。惟騎與射耳。

跡其入犯。一身而聯數健馬。我馬莫敢能當也。一手而挾數利鏃。我射弗能及也。其來山崩。其去鳥疾。況我馬不多。而欲與馳逞。是以我所短。敵彼所長矣。然我之長技。惟恃火器。但火藥有時而窮。短兵素不能備。苟一遇賊。心膽俱破。輒發銃砲。一舉盡也。彼虜伺便鐵騎橫衝。而我之火器。又不足恃。不格明矣。考之宋臣岳飛。常用麻扎刀入陣。屢破兀朮拐子馬數萬之衆。臣願于戰兵每營三千中。因其技力而三分之。一用馬軍。一用火器。一用短兵。短兵即今之長刀。利

鎗鈎鐮滚牌之類是也。酌量分授，定以行伍，付諸教師，分練短兵，悉照射銃之例，而行其賞罰焉。賊于百步之外，舉砲擊之，五十步之外，舉弓射之，至于合戰短兵奮擊，非人則馬，專爲制馬之策，虜無馬，則無足，是以我所長攻彼所短矣。

三曰增戰兵以固車營。臣惟醜虜入犯，逞驕長驅，我兵猝逢，無所捍衛。前議車兵，行而爲陣，止而爲營，可矣。今按車制，每營軍三千人，計車一百六十輛，每輛用軍十人，共用軍一千六百人矣。餘者則金鼓旌旗

執役雜冗與放火器而持弓矢耳每營騎兵多者二百少者數十但既少騎射又乏短兵遇賊衝突人無固志夫誰與守原議曰戰兵六枝不敢獨騁必恃兵車以爲營衛車兵十枚不敢恃守必恃戰兵以爲爪牙是戰兵與車兵相倚而不可相無明矣今車兵一枝戰兵止于六枝尚少四枝能不爲缺典乎況戰兵原備征調又顧車兵能不爲單弱乎臣願于車兵每營三千中再加酌議合用挽車若干人火器弓矢若干人仍增短兵若干人馬軍較之戰兵宜從少減定

用若干人馬有不足。兵部查照補給。使兵車十枝。一側而行。再於城守兵一十四枝內。選出四枝。以為戰兵。將用邊才。兵挑壯勇。其馬步火器。短兵教練之法與前六枝。一一相同。使戰兵十枝。一側而行。如此非但車兵有唇齒之勢。而戰兵有虎豹之威矣。臣尤慮焉。兵將之心。貴于相識。操練之法。難以速成。先該兵部議題原統將官。用意訓練。務底成效。不得輕易推遷。誠得其要矣。即今戰兵車兵共該將官二十員。所用必謀勇所退必庸怯。即有缺員。務擇邊將之良。貴

之訓練之事。仍期積有成效。立有顯功。然後超格擢用。庶幾營有久練之將。將有久練之兵。戰兵可戰。而車兵可營。不拘分合。皆有所賴矣。

四曰實行伍以壯城守。臣惟三大營之兵。在　國初時三十餘萬員名。至景泰年間。挑爲十二團營。毎營一萬員名。三大營之兵。遂不可用矣。至正德年間。又挑爲東西兩官廳。共兵三萬六千員名。十二團營之兵又不可用矣。仰惟　皇上洞照厥更之積弊。光復三營之舊規　欽定將官三十員。領兵三十枝。謂之

正兵。外剩官軍一萬餘員名。謂之備兵。各專訓練。其正兵不堪。即於備兵選補。法至善矣。臣今見議戰兵增爲十枝。餘下城守兵。則十枝矣。但其數原皆不足其心又安于城守。若不整理。又復至于不可用矣。臣訪得備兵內尚有隱下壯兵。及於內擇委廉幹將官。照數選補。如有不足。仍從兵部再行京衛清勾。或併清餘丁。或發新軍。或另召募。務足十枝。各滿三千之數。量用馬匹。較與車兵。宜再少減。議定撥給。使守兵十枝。一例而行。既選之後。本部查實入冊。戶部照冊

收粮。其訓練亦照戰兵之法。如此則我　皇上三大營之宏規。與三千之定數。可以練成精銳。可以鎮壓華夷。尤爲一代之兵制矣。

五曰正兌支以裕軍儲。臣惟京營官軍。惟賴俸粮以資俯仰。所係誠至切也。邇來放支。雖已及時。倉中積弊。未能盡革。每月官軍。各出使用。與倉官吏書斗給等役。方得好米。否則不支朽腐。或支插和。臣嘗訪之倉粮收貯。挨陳序支。即有陳腐之儲。已議謝停關放。如有插和之弊。宜從曬揚始收。此戶部已行之法也。

何以有此哉。臣先任浙江巡撫時兩年。兌軍甚費心力。葢糧長交兌。米之美惡。誠有不齊。運軍承兌。因役艱難。備極刁措。雖臝掠有三日之限。加增有百石之規。討其所索。年多一年。少不如意。羣呼聚毆。詐人命而辱糧官。譟城市而挾公署。有司懼其連累。只得隱忍勉完。有等奸民。賄托勢家。與之壓兌。亦有奸軍收買粃稻。潛移兌所。恣行攙和。及至抵京。仍又打點以圖倖收。積弊已久。各省皆然。臣在浙時。已有查治之者。凡此壞交兌之紀綱。蠹軍需之命脉。干係誠非小

矣。臣願戶部申明監兌舊規。行之各省撫按于當兌之期。嚴督糧儲。守巡各道。會同監兌衙門。親至水次。從公督兌。其京倉官斗吏書。收糧必要乾圓潔淨。坐糧官廳。撥倉必要挨次調停。于中果甚不堪。或再議爲別處。不使吏書得行其私。而官軍偏受其苦。倉房滲漏。即時查修。人情請託。通行盡革。庶紀綱正而儲積精。官軍口食有資。而敵愾自勵矣。

六曰足班軍。以充拱衛。臣惟山東河南中都留守三都司。輪班官軍。 祖宗朝原爲保固 京師。彈壓奸

究而設凡有失誤一班二班三班在逃一次二次三次者問罪有差等立功有遠近至于領班各官務在軍政之內掌印僉書挨次輪流該班者不許避難改委回班者仍從掌印僉書正使官不失職軍不失伍法至密矣邇來官以領班爲苦差軍以上班爲故事春秋二季每不依期甚至文到而官軍不來半至而中途逃脫有該道都司查解之名巡撫巡按 題知之例耳彼衛所亦就空虚此京營未見充實兩地縣悶一事無貲況三營之兵未及十萬比之往昔見

稍耗矣。臣願兵部申明　累朝失班逃班之法。兵備都司點查督解之規。巡撫巡按。必須查實起程。方行據實題奏。到京之後。本部查明發營。本營查明發操。律之營兵。宜若稍寬較之營操。不可或廢。以不失

祖宗京班之深意焉。如有仍前逃誤。或中途在逃。或班期未滿。不取本營批迴。竟取府部批迴。遂即逃歸。捏文搪塞。俱從兵部照例參治。夫班軍如此。萬一有警。用之征戰。雖苦不能責之城守。亦甚有所賴矣。

七曰錄久勞以示鼓舞。臣惟營中將領。有副參游佐

以總各營之綱。其練兵已成。功績久著者。見經臣議。從兵部超格擢用外。然奔走其下大號頭則有八員。中軍則有三十一員。千總則有六十餘員。把總則有三百餘員。皆分理所甚賴。而訓練所由成也。于中考其歷任。或至十一二年者。察其才品。亦有謀勇勤愼者。況京營事體艱難。武流俸資凉薄。而把總之官。乃薦揚所不加。推陞所不及。抑何以勸厥良而鼓羣動哉。除各官之內。有不堪任者。仍聽巡視科道差滿論劾。臣等年終閱退外。前項各官。果有歷年久遠。謀勇

勤慎堪備採錄者俱從巡視科道差滿量行薦揚臣等年終訪具考語送部俱從本部再加體察各因才器內外陞遷庶使賢勞者足以勸于前而向上者自能勵于後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